

杨栗山治疫思想探析

赖明生 朱 平*

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,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 138 号, 210046)

基金项目: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;

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一级学科开放课题资助项目(YS2012ZYX205)

* 通讯作者: pingzhu1976@126.com, 13405894275

[摘要] 杨栗山治疫探病求源, 明确“杂气”为疫病之因, 郁热为温疫病理演变的基础。总结出清热散邪、辛凉宣透、逐秽解毒、通下逐邪等祛除火毒淫热邪气的治疗方法, 创制了著名方剂升降散。其治疫以逐邪为第一要义, 给邪以出路, 并注重气机的调和, 开拓了温疫治疗的新思路, 为温病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[关键词] 杨栗山; 温疫; 郁热

清代医家杨栗山深谙温疫的治疗, 撰有《伤寒瘟疫条辨》一书, 全面反映了他的治疫思想。我们试将其治疫思想作一探析, 浅论如下。

1 明确“杂气”为疫病之因

杨栗山通过研习前贤的理论, 深感用伤寒之理治温病、温疫谬误百出, 遂“不辞谏陋, 将温病与伤寒辨明, 各有病原, 各有脉息, 各有证候, 各有治法, 各有方论”。务必让“医家早为曲突徙薪之计, 庶不至焦头烂额耳”^{[1]353}。他在继承吴又可《温疫论》杂气致病理论的基础上, 认为温疫的发生, 源于杂气, “杂气由口鼻入三焦, 怫郁内炽, 温病之所由来也”^{[1]354}。而杂气性质为“非温非暑, 非凉非寒, 乃天地间另有一种疵疠旱潦之毒气”^{[1]359}。其不论在兵荒之年还是在安乐祥和之年, 均可出现, 但在不同地域, 不同季节, 可有盛衰与多寡之别。

2 郁热为温疫病理演变的基础

杨栗山认为, “温病得于天地之杂气, 由口鼻入, 直行中道, 流布三焦, 散温不收, 去而复合, 受病于血分, 故郁久而发”^{[1]351}。一发则邪气奔迫, 形成脏腑经络、上下内外一切毒火之证。临床表现为“口燥咽干而渴, 烦躁不安或神昏谵语, 脉多洪滑, 甚则沉伏”、“内外大热”^{[1]359}等里热火毒之症。在此基础上, 邪气弥漫充斥上中下三焦, 轻清之邪浮于上, “上入于阳”则阳分受伤, 出现发热、头肿、项强痉挛等上焦热盛之症。重浊之邪沉于下, “下入于阴”则阴分受伤, 出现舌卷囊缩、腰痛如折、大便火泻、小便淋涩等下焦证。清浊之邪相干于中焦, 致“气滞血凝不流, 其酿变即现中焦证”。疫邪在三焦“充斥奔迫, 上行极而下, 下行极而上”^{[1]351}, 引起“表里三焦大热, 其证不可名状”^{[1]419}。这些“温病怪证奇出, 如飙举

蜂涌, 势不可遏, 其实不过专主上中下焦, 毒火深重”^[355]。杨栗山反复强调, 温疫得天地之杂气, 邪热内郁, 怫热在里, 邪由里达外, 由血分而发出气分, 即明确郁热为温疫病理演变的基础。

3 治疗以逐邪为第一要义

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中提出, “大凡客邪贵乎早逐”。杨栗山承其说, 认为温疫的发病为“邪热内攻, 凡见表证, 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”^{[1]373}, “治法急以逐邪为第一要义”^{[1]333}。

纵观《伤寒瘟疫条辨》全书, 杨栗山的祛邪理念可总结为清热、宣透、通下、解毒, 强调给邪以出路, 注重气机的调和。

3.1 清热以散邪

杨栗山认为, 温疫乃杂气热郁于里所致, 故治疗以清热散邪解郁, 以“轻者清之”为法清气分无形之邪热, 确立八方: 如神解散、清化汤、芳香饮、大清凉散、小清凉散、大复苏饮、小复苏饮、增损三黄石膏汤, 这些方剂, 多伍以金银花、黄芩、黄连、黄柏、栀子、龙胆、知母等, 以清热泻火解毒; 以“重则泻之”为法清表里内外皆热之实热内结之证, 如增损大柴胡汤、增损双解散、加味凉膈散、加味六一顺气汤、增损普济消毒饮、解毒承气汤, 诸方以黄芩、黄连、黄柏、栀子配大黄、芒硝, 以清热泻下, 以泻代清。

3.2 辛凉以轻宣透邪

温疫乃“怫热内炽”, 里热浮越于卫表, 治疗“若不用辛凉解散, 则热邪不得外泄, 遂还里而成可攻之证”^{[1]358}。郁热内盛, “扬之则越, 降之则郁, 郁则邪火犹存, 兼之以发扬, 则炎炎之势皆烬矣”^{[1]427}。故“断无正发汗”^{[1]331}之理, “若用辛温解表, 是为抱薪投火, 轻者必重, 重者必死”^{[1]357}。因此, 辛凉宣透为

治疗大法,方选升降散、增损双解散、神解散、清化汤、加味凉膈散、增损三黄石膏汤等,药用僵蚕、蝉蜕、薄荷、金银花、连翘、竹叶等,以透邪外达。此杨栗山治疫注重因势利导,以轻扬宣散、质轻味薄之品直达病所,宣畅气机,透邪外达。可见辛凉轻清宣散以透邪外达,大多针对透散上焦之无形热邪而设。

3.3 通下以逐邪解毒

柳宝诒云:“温热病热结胃腑,得攻下而解者十居六七”。而温热病热变最速,故下应及时,当下即下,此所谓杨栗山所说的“急证急攻”。温疫用下法后,可起到“里清表透,不汗自愈,终有得汗而解者”^{[1]355}的作用。在运用上,他扩展了下法的运用范围,诸如面黄、目瞑、目直视、目反折、潮热、四逆等症,皆可于下法治疗。纵观杨栗山治疫之 15 主方,其中解毒承气汤是解毒汤合大承气汤加味,加味六一承气汤是解毒汤合三一承气汤加味,增损双解散是解毒汤合六一散、升降散、调胃承气汤加味,其临证之善于加减化裁,可谓深谙吴又可“逐邪勿拘结粪”之真谛。杨栗山善用下法,通过下法,以逐邪解毒,运用下法,以泻代清,清下合用,务在以逐邪为第一要义,使邪祛而正安。

3.4 逐秽解毒以祛邪

杨栗山宗喻昌治疫之说:“上焦如雾,升而逐之,兼以解毒;中焦如沤,疏而逐之,兼以解毒;下焦如渎,决而逐之,兼以解毒。恶秽既通,乘势追拔,勿使潜滋。”^{[1]351}从其创制 15 方治疫的主方中,其逐秽喜用大黄,认为大黄苦寒能清热坚阴,其“味苦,大寒无毒,上下通行,盖亢甚之阳,非此莫抑,苦能泻火,苦能补虚,一举两而得之”^{[1]420}。并根据上、中、下三焦各自不同的病位,配与不同方药,常以“芩、连、梔、姜黄味苦而无气,泻火于中”。

3.5 宣展气机给邪以出路

杨栗山认为,温疫乃杂气由口鼻而入,“必先注于中焦,分布上下,故中焦受邪则清浊相干,气滞血凝不流”^{[1]350}。又邪热内郁,郁而化热,由血分发于气分而出。郁热内炽,散漫不收,阻塞气机之升降出入,若“上焦之阳,下焦之阴,两不相交,则脾气于中难运,斯五液注下,而生气几绝矣”^{[1]351}。故治疗须遵循“郁而发之”的原则。郁热内盛,杨栗山倡导温疫的治疗宜清、宜透、宜宣、宜散、宜通、宜下,使气机条畅,给邪以出路,从而恢复表里三焦气机升降,使周身气血流畅,津液得复而不绝。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,即吴氏独创的升降散,并以其为治疫之总方。王孟英云:“展气化以轻清,如梔、芩、藜、草等味是也。”而杨栗山在用药方面,常以黄芩、黄连、梔子、甘

草等轻清之品宣畅气机,透热外达。体现在其治疫的 15 首主方中,甘草、生姜、人参、大枣、白芍、当归、半夏、白术等调理气机的药物运用频率出现较高^[2]。

4 创升降散为治疫之总方

温疫为杂气怫郁于里,邪热充斥内外,阻滞气机,清阳不升,浊阴不降,致憎寒壮热,头面肿大,咽喉肿痛,胸膈满闷,上吐下泻,呕吐腹痛,丹毒发斑,谵语狂乱,不省人事,舌卷囊缩,腰痛,大便火泻,小便淋涩等诸多见症。病证复杂,而受邪则一,均为杂气怫郁,郁而化火所致。故杨栗山创制升降散主治温疫诸证“表里三焦大热,不可名状者”^{[1]419}。方中僵蚕味辛苦气薄,喜燥恶湿,得天地清化之气,轻浮而升阳中之阳,故能祛风除湿,清热解郁,能辟一切怫郁之邪气;蝉蜕气寒、味咸且甘,为清虚之品,能祛风而胜湿,涤热解毒;姜黄气味辛苦无毒,能行气活血,解郁散结,消肿止痛;大黄苦寒,上下通行,亢甚之阳,非此莫抑。其中僵蚕与蝉蜕相配,能清热散火解毒,“升阳中之清阳”。姜黄与大黄相配,伐恶逐秽辟疫,“降阴中之浊阴”。四药相伍,升清降浊,“一升一降,内外通和,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。”“是方以僵蚕为君,蝉蜕为臣,姜黄为佐,大黄为使,米酒为引,蜂蜜为导,六法俱备”^{[1]419}。在此基础上,杨栗山还创制了治疫的另外 14 方,并自述升降散为诸方之总方,而僵蚕、蝉蜕为必用之品。这 15 首方,或辛凉透邪,或清热解毒,或攻下逐秽,或导下清心,或清补兼施,使温疫的治疗更加完备。

5 结语

杨栗山治疫探病求源,根据温疫之病因病理,总结出清热散邪、辛凉宣透、逐秽解毒、通下逐邪等祛除火毒淫热邪气的治疗方法,在逐邪中,注重给邪以出路,通过升降散调节人体表里三焦的气机,宣清郁热,不仅示人以法,更示人以临床可灵活运用之方,可谓机圆法活,理法方药,环环相扣,开拓了温疫治疗的新思路,为温病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此正如杨栗山所言:“吾人立法立言,特患不合于理,无济于世耳,果能有合于理,有济于世,虽违之庸何伤。”杨栗山治疫思想,对于当今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有积极的指导意义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杨增. 伤寒温疫条辨[M]//曹洪欣. 温病大成(第1部). 福州: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7.
- [2] 岳冬辉,苏颖.《伤寒温疫条辨》诊治温疫的特点[J]. 吉林中医药,2006,26(3):4.

(收稿日期:2012-08-16;修回日期:2012-09-27)

[编辑:黄健]